



咏梅：当一个女人孤身上路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2020年9月，56岁的苏敏驱车上路，带着2000多元离开了丈夫、女儿，开启了孤身浪迹天涯的圆梦旅程，“56岁阿姨自驾游”的故事当时轰动全国，也点燃了全社会关于母职、女性困境、女性自我剥削等多个话题的深入探讨。四年后的当下，以苏敏为原型的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正式上映，影片由尹丽川执导，阿美、尹丽川编剧，咏梅、姜武、吴倩、张本煜领衔出演。9月15日首映当天，咏梅亲友团在香港路大商影城举行特别观影，作为“青岛媳妇”的咏梅特意发来视频，感谢岛城影迷的支持。

一位中年女人决定孤身上路，抛开母职，挣脱婚姻，挣脱妻子、外婆的身份，单纯为了内心涌动数十年的渴求，找回自身的价值。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：“失去自我是最可怕的灾难，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，仿佛什么都不是。没有任何失去会发生得如此安静——失去手臂、腿、五美元或妻子时，一定会被注意到。”而当咏梅饰演的李红在片尾扔掉跟丈夫绑定的ETC时，猎猎长风吹拂，咏梅将女性“自我”的降临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。

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咏梅表示：李红实际上代表了“普通女性”，“生活中困在某种处境里面的女性特别多，从小到大，从长辈到我们自己，一些传统内化在女性身上，甚至成为某种基因。可以说，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天然的。”

理解母职 挣脱束缚

《出走的决心》从导演、编剧到主角都是女性，她们对“中年女性孤身上路”的故事有着切身的关注和共情。咏梅在银幕上的呈现自然又质朴：她饰演的李红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，渴望结婚却又进入了另一个牢笼。在工具化的婚姻里被长期轻视，压抑之下的她产生了“出走的决

彻底爆发：我要走，一刻也不等了……咏梅表示，她十分认同李红的崩溃，“我觉得那一刻是李红自我觉醒的时刻：她对生活彻底失望，由于长期被轻视，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有价值感，她的价值在家里面从来不被认同，那一刻她觉得很失望。”母职对女性的压榨在李红身上特别典型，咏梅坦言：“在传统的道德观和生活模式里面，母职带有牺牲的意味。以前，大家歌颂母职、歌颂母亲，实际上母职是个被建构的角色。在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母亲要承担家庭，作为家庭最底层也是最基本的存在，她要牺牲自我。”

尤为深刻的是，在围困李红的过程中，她的母亲和女儿既是母职压榨的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最理解李红的“同路人”。女儿孙晓雪一方面屡屡在李红上路时以“产子”“入狱”等原因扼杀她的旅行，另一方面却深深地同情母亲，从父亲孙大勇手里夺回了母亲的新车钥匙。这种母女之间的母职传承、互害互爱，深刻验证了《出走的决心》的普适性。“演绎李红这个角色需要演员高度的专业力，才能在那种特别细致、细微的处理上做得充分。”咏梅表示，“关于这部电影，我和苏敏没有直接的交流，因为《出走的决心》描摹的不只是苏敏一个人，而是很多很多个女性共同的命运。李红身上体现了普遍女性的困境，处在困境里面的女性特别多。”

不止“她困境” 也是“他困境”

《出走的决心》里，姜武饰演的孙大勇酷似老一代的男家长。这位斤斤计较的丈夫数十年来和妻子AA制，老是把“你就是懒”“你就是不明事理”等指责挂在嘴边，直至将妻子逼成了抑郁症、逼得自残时，孙大勇的认知仍然停留在“就是拌了两句嘴”的层面。这种语言上的PUA和道德上的偷懒对年轻观众来说非常刺眼。

在咏梅看来，孙大勇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“正常的老公”，“孙大勇跟李红一样，都是被这个社会建构的、规训的人。孙大勇一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他天然觉得‘女人就应该要牺牲一切’，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对别人进行压迫，根本没有意识到。”

在片尾高潮处，李红接到了孙大勇



■咏梅



心”。影片一步步展现东亚女性在性别、婚姻、母职等多重议题下的困境，咏梅将女性从“丧失主体性”到“重获主体性”的过程呈现在银幕上。

片中，李红终于崩溃、决定离家上路的那一夜，原本是三喜临门的一夜：丈夫孙大勇乒乓球比赛获奖、女儿正式转正、女婿升职，喜洋洋的餐桌上李红

不仅是一位演员，也是演艺圈著名的读书人。2019年，她与“理想国”合作创立了“咏读计划”，5年来分享了54册优质读本，展现了开阔通达的文化视野。她与著名翻译家陈以侃对谈毛姆的《刀锋》，与设计师朱赢椿谈充满童趣的“虫子书”，与隐居作家顾湘谈都市里的

新片《出走的决心》首映场影迷对“李红”做出高度评价：咏梅又贡献了一个绝不容许自己的面目被模糊的经典银幕角色；在“咏读计划”的坚持中，读者感受到咏梅不张扬的坚韧、非功利的广博。



崔祚诚： 青岛是滋养建筑师的山海之城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

近日，在诸多青岛航拍的视频中，海信广场SKY DOME频频入镜，这个“诞生”一个多月的文艺打卡地，与奥帆中心毗邻，成为继海信广场SKY BOWL之后青岛海岸线上的又一个时尚脉动。从澳门路远眺，青岛看海地标SKY BOWL漂浮在海的环抱之中，时尚的风潮、艺术的视野、流动的思想在连廊空间婉转穿行、交错、汇集。SKY DOME和SKY BOWL这一对双子星不仅是青岛的新地标，也成为了城市更新的先锋案例。SKY BOWL在国内外设计领域收获了诸多奖项，成为青岛首个登上《FORTUNE财富》中国最佳设计榜的建筑，还同时获得了德国红点奖和iF设计大奖。

这两座地标建筑的设计师崔祚诚是荷兰注册建筑师、欧洲青年建筑师奖首位亚洲获奖者，当然，他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“青岛小哥”。虽然18岁后，他就离开青岛，但故土给予他艺术上的滋养与感悟是深刻于基因里的。“我知道大家对海的喜爱，在设计上就突出了很多‘海’的元素。比如，置身其中，人们不仅能270度饱览壮丽海景，更能感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与城市人文精神的完美交融。比如，建筑的地面上颜色与脚感如同在青岛沙滩上。”崔祚诚表示，两座建筑的设计理念是通过突出场所的唯一性，实现既有场所与环境的完美联络。

虽然久在外地或者国外学习工作，但崔祚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青岛逛一逛。“青岛有山、水、海的滋养，有深厚在地文化的滋养，还有空间体验的滋养。正是这些滋养，赋予了我独特的艺术与建筑灵感。”在崔祚诚看来，虽然他从青岛走向北京，又到了荷兰，但这些源自青岛的影响从未消失。

“即便是在西欧、中东的项目中，我发现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把这些体验融入设计里。”比如即将落成的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三期东畔科创中心，它的“立体公园”概念，灵感也深受故乡的影响。青岛不是“平”的，它有起伏，有节奏与韵律。老城区的公园大多依山而建，这种上与下的体验深深印在我脑海中。“后来我在学习中知道这种体验的理论原来是‘景观都市主义’的一部分。”

虽然做过很多国外和外地的项目，但崔祚诚真挚地认为，真正实现从青岛获取滋养、从而反哺家乡的项目是Sky Bowl。“作为我在青岛的第一个建筑项目，它不仅仅是个商业空间，更是文化公共空间。自项目建成以来，我看到本地人和游客在这里打卡、分享，参与各种活动，令我倍感荣幸。很幸运能与海信广场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合作方一起，将最美的景色奉献给公众。”

因为目前在北京工作的缘故，崔祚诚可以经常回青岛。他发现那些曾经上学经过的建筑、那些和同学一起溜达的街巷，现在也成为城市“打卡点”。其中最让他感慨的是“里院”，这种复合建筑类型在青岛独树一帜。他十几年前在荷兰做过系统研究，还曾接到一个改造广兴里的委托。这是他小时候常常玩耍的院落，儿时的记忆加上专业的研究，让他为这个项目提出了“旧骨新肌、活化内院”的设计理念。“虽然，最后这个项目没有落地，但对里院的执念一直都深深镌刻于心。”

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青岛的历史老城区里漫步，崔祚诚感到非常自豪。城市漫步(City Walk)的兴起表明，人们开始向往慢生活，渴望深入了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从城市发展角度看，慢节奏的漫步也会推动街区经济的发展。这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生活方式，更是传承城市历史文化、传播青岛品牌的绝佳途径。

“我希望青岛能打造更多有吸引力且富有在地文化的空间，让全球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漫步并爱上这座城市。”崔祚诚期待，未来这种漫步体验不仅限于老城区，也能延伸到青岛的新城。这意味着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更新需要更多预见性、更多包容性和丰富性。



■崔祚诚